



戏曲绝活儿

和别的地方赶集不同,武鸣人赶集是为了一展歌喉——

这里的人们爱山歌

邓建胜

核心阅读

在武鸣,自古以来就有民众汇集起来唱山歌、听山歌的习俗。这里的人们一大早背一壶水出门,只为了在歌圩上一展歌喉。不到500米的江滨路两侧,近30个对歌点密密麻麻,以“歌海”喻之,也不为过。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城乡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文化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南宁市武鸣区文化馆正在开展线上歌圩展演活动,也尝到了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山歌的甜头。

山歌传情达意、沟通人心

村里到县城30多公里,摩托车载着陶自家到县城,已是上午10时许。不到500米的江滨路两侧,近30个对歌点密密麻麻,以“歌海”喻之,也不为过。

一块“武鸣壮乡歌圩”的横幅前,聚拢了一二百人。潘宝山夫妇是这个场子的主角,陶自家是最活跃的客串和龙套。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不下20个歌手轮流登台,偶尔还有观众即兴“斗歌”。陶自家抬手指向不远处:“每逢下午两三点钟,这里最是热闹,江滨路两边人山人海,简直歌声震天。”

“唱山歌嘞,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随着经典电影《刘三姐》走进千家万户,这一旋律几乎家喻户晓。近十几年,“壮族歌圩”“壮族三月三”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歌圩基础上形成的“壮族三月三”,2014年起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法定假日。

千百年的传唱承袭中,广西很多地方有赶歌圩的习俗。歌圩有节日性质的,也有临时的,大家聚在一起,最热闹的活动就是对山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甚至以歌代言。据民俗学者介绍,上世纪90年代,广西各地成规模的壮族歌圩有600多处,其中90多个歌圩日选择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举办。在武鸣,除了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每月29号(2月是28号)也是固定的歌圩日。从1980年至今,每逢歌圩日,来自武鸣周边的群众就自发来到江滨路,在道路两边的空地自设歌台,一唱一和,歌声飞扬。

“壮语山歌的句式主要有五言四句、七言四句,韵律也独具特色,上一句的尾字常与下一句中间一个字互相押韵。”广西山歌协会原会长覃祥周说,歌圩中对唱的山歌类型非常丰富,有生产歌、生活歌、农事歌、季节歌和情歌,等等。歌者往往是即兴创作,套用某种唱腔和句式,根据现场环境随机应变组织歌词内容。

这里的人们爱山歌,过节时唱,劳作时唱,走路、独处时也唱;这里的山歌包罗万象,有热烈的、华丽的、风趣的、直白的、叙说的,也有空灵的、清新的、含蓄的、思辨的、咏叹的;对这里的人们而言,山歌是内容,也是载体,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它们有传情达意的功能、沟通人心的作用,更承载着文化自信的自信与自觉。

对京味儿艺术的认真探索

名著改编是艺术创新的一种路径和方式。《正红旗》是作家老舍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从北京曲剧《正红旗》、上海话剧院的话剧《正红旗》再到如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正红旗》,这部作品被艺术家们反复打磨,在舞台上不断与观众见面。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23年推出的第一部作品,《正红旗》以老舍的回溯视角展现其世家境,艺术再现了历史洪流中的中国百姓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对民族精神的坚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讲究深厚的生活基础,注重表达深刻的内心体验,追求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正红旗》是一部与这种艺术风格较为匹配的话剧。它有着浓郁的京味儿文化特色,具有鲜明的意象形象、浓郁的市井风情,语言充满幽默机锋。《正红旗》里那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喜剧性的戏剧冲突,让人忍俊不禁,笑过



“山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有两个孙子,一个12岁,一个5岁,都是山歌迷,都喜欢黏着大人赶歌圩。对我们来说,山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唱罢一曲,潘宝山夫妇娓娓道来。1958年出生在武鸣农村的潘宝山,因为唱山歌,与比自己小5岁的潘少香相爱、成家。如今,夫妇二人都是非遗传承人。年过花甲的他们能够出口成歌,甚至可以连续对歌六七个小时不歇歌。

“武鸣处处是歌圩。”在南宁市武鸣区文联主席李维看来,传统歌圩活动与近年来兴起的广场

舞相互促进,让唱山歌成为当地城乡群众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歌圩,不仅有传统山歌,也有时代之歌。人们歌唱生活的滋味,歌唱时代的风貌,把日子放在歌里过。

武鸣的山歌资源丰富,爱唱山歌的群众也很多。2010年5月,武鸣成立了山歌协会,在城区最繁华的路段开设“武鸣壮乡歌圩”,在13个乡镇设分会,在各乡镇设立山歌日。武鸣还以培养非遗传承人为抓手,每年开展歌手评选活动,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市级山歌传承人均有传承的经费补贴,“武鸣壮乡歌圩”也有了经费支持……一招接一招,让武鸣的山歌后继有人、越唱越响亮。“山歌协会刚成立的时候,每个乡镇参加活动的群众也就十几个人。如今在武鸣城乡,能经常出来参加山歌活动的群众,不少于1万人。”46

舞相互促进,让唱山歌成为当地城乡群众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歌圩,不仅有传统山歌,也有时代之歌。人们歌唱生活的滋味,歌唱时代的风貌,把日子放在歌里过。

岁的韦秋岑是南宁市武鸣区民族中学教师、广西壮族自治区级山歌传承人,曾担任过两届武鸣山歌协会主席,回忆起山歌协会的成长壮大,她深有感触:“在歌圩的发展中,政府的扶持久久为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歌圩活动的广泛开展,使武鸣城乡爱山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唱山歌不仅出于热爱,更有一份责任感和荣誉感。2010年,武鸣被原文化部确定为“中国壮乡文化研究保护基地”,2012年被评为“广西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及广西首批“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2021年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真心千年永不变,诺言重重如山,情义刀割割不断,山歌时时在嘴边。”从刘三姐的传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种版本的舞台剧《刘三姐》、经典电影《刘三姐》,再到彩调剧《新刘三姐》,山歌艺术在八桂大地上薪火相传、拔节生长。武鸣处处山歌响,人们切身感受到生活是滋养山歌艺术肥沃的土壤,山歌艺术在服务人民中得到了丰厚的馈赠,更感受到传统山歌随时代变化不断焕发的蓬勃生命力、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适应新媒体给城乡群众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唱山歌太有意思了!”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庆乐小学的黄蕊姚,是个小山歌迷。庆乐小学始建于1950年,是武鸣区“壮族三月三”歌圩的5个传承基地之一。2009年,学校创办的合唱团,如今已在武鸣乃至广西小有名气,连续多年参加南宁市“壮族三月三”艺术节的开幕演出。9岁的黄蕊姚就是合唱团一员。

在庆乐小学校长黄彦安的心中,村里的孩子有唱山歌的天赋。他们努力呵护孩子们爱唱山歌的兴趣,每天的大课间操活动,都组织唱山歌、跳山歌操。2015年,学校来了专业音乐教师,孩子们的山歌传唱积极性更高了,合唱团还把红色文化融入山歌,编排成情景剧。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城乡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文化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壮乡歌圩的未来,需要适应新媒体给城乡群众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南宁市武鸣区文化馆馆长余燕鸣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开展线上歌圩展演活动,也尝到了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山歌的甜头。

2020年,武鸣举办了“壮族三月三”云上歌圩活动,13个乡镇的歌手借助网络隔空拉歌对歌,网络直播受众超过10万人次。云上歌圩连续举办的这些年,年年网络人气上涨。2022年,原创山歌《壮家五色饭》在网上展播后,成功入围广西新民歌大会线下竞演,并获得优秀作品奖。

武鸣的歌圩还上到“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至今,这个云平台上已组织了10余次壮乡山歌展演,100多位武鸣山歌歌手上网参加表演,共推出1000多首新山歌。

也因为有了互联网,如今合唱团的孩子们每周都能通过网络课堂,在线参加各地知名音乐教师的音乐课。

“互联网真是奇妙世界,打开手机,随时都有人在听你唱山歌,随时都可以找到人跟你对山歌。”热衷赶歌圩的潘宝山,也喜欢刷手机短视频,他自己觉得满意的山歌,也会找人制成短视频在网上分享。现在,潘宝山、陶自家和他们的歌友最盼望即将举办的2023年武鸣“壮族三月三”文化旅游节,期待在家门口一饱耳福,与歌友们切磋技艺。

图①:课间,庆乐小学的孩子唱起山歌。
图②:潘宝山夫妇在武鸣歌圩上一展歌喉。
图③:2015年,武鸣“壮族三月三”文化旅游节现场。

以上图片均由严立政提供
版式设计:沈亦伶

变脸等戏曲绝活儿,既是历史的沉淀,也是鲜活的当下。只有在戏曲传承发展中用心传承并创造性运用,绝活儿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

变脸艺术的魅力

傅谨

前不久,浙江婺剧院的一出新创剧目在中国婺剧院连演七场,场场爆满。主演之一是梅花奖得主、优秀青年演员杨霞云,她扮演的角色戴着面具出场,转瞬之间三次变脸,让观众大呼过瘾。

变脸是一项戏曲表演绝技,普遍存在于诸多地方剧种,一些木偶剧、皮影戏也有变脸环节。其中,川剧的变脸具有较高知名度。川渝一带游人如织的茶馆饭店,经常安排专门的变脸表演,并逐渐为各地川菜馆所仿效。编剧魏明伦创作的川剧作品《变脸》、导演吴天明执导的电影《变脸》索性就以这一绝技为剧名,这些都让变脸成为川剧的重要标识。

戏曲中所谓“变脸”,是指表演者在舞台上利用特殊技巧突然变化脸部妆容。它就在观众眼前迅即完成,既快又巧,令观众感到惊诧,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一般来说,戏曲演员的妆容在出场之时就已经定型,在下场前无法更易,但戏曲为了满足某些特定情境下的表演需求,生发出许多特殊的变脸手法,让角色在戏剧进程中更换妆容。

变脸艺术有多种手法,这些手法各有窍门,大致分为改变脸谱和变换面具两大类。多种多样的变脸绝活儿,大致是清初以来戏曲各剧种在演出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民间的创造者们可能没有机会留下姓名,却留下了精巧的艺术。戏曲的变脸代代相传且不断丰富与成熟,衍生出各自特有的风格和手法,极大提升了戏曲的表现力。

戏曲的净行、丑行直接在观众面前改变脸谱的变脸以“抹脸”为主,指演员在舞台上用特殊手法瞬间改变人物脸上的色彩与图案,通常是演员利用急速的转身或衣袖短暂遮住脸部时,将事先在手心准备好的颜料往脸上一抹,使人物的面部形象明显改变。川剧《东窗修本》里的秦松在撰写迫害岳飞的奏本、被幻觉中出现的岳飞击倒在地时,演员是趁突然转向之机,把手心藏好的烟灰抹在脸上,表现角色此时的惊恐。婺剧《火烧子都》中有几次运用变脸——前三次用抹脸手法,最后一次用的是吹脸手法,即手心暗藏有金粉,趁观众不注意猛一吹气,将金粉喷满脸。

川剧的“扯脸”技艺是用拉线的方法变换面具,这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变脸类型。《白蛇传》里的金钵,最为知名。它借助事先蒙在演员脸上的多层叠加的面具,通过设计好的扯线,用巧劲将这些面具一层层扯掉,实现变脸的效果。早期的面具使用草纸,现在多用绸缎,材料的改进,使得每次变脸表演可以变换的脸谱更多了。

国家一级演员王道正和四川省川剧院的何洪庆,都是凭借擅长川剧变脸艺术而广为人所称道的表演艺术家。从1959年首次出国演出,到改革开放后多次出现在各类电视晚会,川剧变脸艺术的声誉逐渐远播海内外。

戏曲表演中的这几类变脸手法,“抹脸”和“吹脸”等类似于杂技,“扯脸”类似于魔术,既是令人惊艳的高难度表演,又在戏曲的剧情叙述、人物塑造、情感表达中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效果。

戏曲的精彩绝活儿,往往是几代人的创造结晶,需要长期的艰苦训练才能掌握。在川剧身上,现在变脸绝活早就留在了新一代演员身上,不再有失传之虞。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戏曲演员不仅通过传统剧目经常性的演出传承,还能在新剧目创作中有意识地、创造性地活用这些特殊技巧。像重庆川剧院的新编川剧《金子》里就有非常巧妙的变脸运用,是新创剧目活用变脸的范围。

变脸等戏曲绝活儿,既是历史的沉淀,也是鲜活的当下。只有在戏曲传承发展中用心传承并创造性运用,绝活儿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

